

罗汉豆

王祥夫

蚕豆在各地的叫法略有不同，在我们那里被叫作“大豆”，周作人故乡的浙江乡下把它叫作“罗汉豆”。鄙人从小到大，经常可以吃到的零食就是炒大豆。蚕豆先泡过水，使之膨胀而再行炒之的，比较酥脆好吃。论最难咬的，是那种炒铁蚕豆，如果用极细的河沙来炒，亦可使这种豆酥脆好咬，但有时细河沙会钻到豆子的裂缝中，反而略牙。依鄙乡的乡俗，要给刚刚换牙的小孩儿们吃铁蚕豆，据说是有利于新牙的生长。那种用油炸而食之的“莲花豆”，也是要先用水泡发，泡发至蚕豆顶出小芽时，再用小刀把每颗蚕豆的顶部划出十字。这样一来，被划过的蚕豆一经油炸便裂开，其状若莲花，所以叫莲花豆。这种莲花豆用来下酒不错，摸几粒剥剥，下一杯酒，再摸几粒剥剥，再下一杯酒。以这种方式喝酒，最好是两个人对饮。一边喝一边说话，天南地北。

说到炒铁蚕豆，我从小都不大喜欢，近几年却喜欢一种蚕豆罐头，是剥了皮碧绿而一分两瓣的那种，以之炒雪菜，很能下饭，所以经常会去超市买几罐回来，吃完再去买。雪菜也是这样，鄙人也喜欢买罐头的那种，很方便

的。在鄙乡，很少有人把大豆叫作蚕豆，更没人会叫它罗汉豆。说它是罗汉豆，往往就会让人想到佛教里的罗汉，人们过去夸奖一个人的身体强健，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这真是罗汉不坏之体”。我有时亦会画画罗汉，用三尺纸，还喜欢用真金粉在罗汉的耳朵上画两只超大的耳环，耳环上的金粉一定不能涂满，应该是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方显闪闪烁烁。当然还一定是红衣罗汉，衣纹先要在反面用墨赭勾好，然后再在正面着色，这样的罗汉红衣才好看。五代时的高僧贯休大师，所绘的十六罗汉像姿态不拘，形骨奇特，胡貌梵相，曲尽其妙，为罗汉像画中之名作。所以一般画家画罗汉，也大都是尽量表现胡貌梵相。画罗汉像无经典仪轨约束，这就方便了艺术家们想象。罗汉通常是剃发出家的比丘形象，大多身着僧衣，姿态不拘，略可随意自在。

在大乘佛教中，罗汉低于佛、菩萨，被排为第三等，我们常说的“罗汉”实为“阿罗汉”的简称。据民间说法，原只有十六罗汉，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得道弟子，后来在十六罗汉的基础上发展成十八罗汉。关于后来补上的两位罗汉，说

法不一。每每去寺院，我愿意多看几眼罗汉，罗汉的种种形态和种种表情往往是十分吸引人的。小时候我是喜欢降龙和伏虎这二位罗汉，至于用双手把自己的胸部扒开一道口子，让人看他里边那颗心脏的罗汉，我是疑惑的，不知他在向谁示意，又想让谁来看。

从大豆说到罗汉豆，再从罗汉豆说到罗汉，为了不使文章走题，还是再说说我们的大豆。大豆确实确实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大豆有一种很好吃做法，叫“烂糊五香大豆”，是加入小茴香煮的那种，煮到入嘴即烂，卖这种大豆的小贩现在还有：推个小车，打个小锣，大有古风；或者就简单推个自行车，煮好的豆子就放在车后边的筐里，用小棉被子捂着，一路卖一路喊，现在的住宅小区他们进不去了，他们会在人们上下班的时候在小区门口蹲守，煮多少、卖多少他们心里都有数，谁来买，他们心里也有数。多少年过去，这个人也许还在那里卖“烂糊五香大豆”，他不来，人们还都惦记着，民间的惦念实实在在，都附着于那“烂糊五香大豆”上。

在豆科植物里，蚕豆开花真是别有风致。贵州有首民歌，里边有一句

就是“蚕豆开花黑心心”。大豆的花是洁白透亮的，早上太阳从侧面照射过来，地里的大豆花就更加洁白透亮。而在洁白透亮的花朵上，有墨迹般的黑点，这花便是黑白二色的了。说实话，黑白二色的花真是不多见。豆科里边，扁豆的花也好看，是大红色，北京的老胡同里经常可以看到人家搭的豆棚，花开的时候那个红啊，让人眼睛一亮。我过去没事总爱去北京的杨梅竹斜街一带溜达，那一带的人家，门口就种有不少这种开大红色花的扁豆，人们就直接叫它“红豆花”。扁豆焖面挺好吃。扁豆花，也就是红豆花，它们一开夏天就来了。豆棚下挂一两个蝈蝈笼子，红豆花开着，蝈蝈们叫着，这就是北京的夏天，既热闹，又多少让人像是有那么一点儿落寞，尤其是夜里，人们都睡了，蝈蝈还在叫，这就是北京平民们的夏天。



桑干河畔好风光

张霞摄

大同糖厂酿造“甜蜜的事业”纪事

高旭东

在大同工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大同糖厂是一段镌刻着甘甜与荣光的记忆。这家曾经闻名遐迩的国家大型二类企业，作为全国甜菜制糖骨干企业之一，扎根塞北大地数十载酿造“甜蜜的事业”，以一粒粒晶莹的白砂糖、绵白糖为百姓餐桌增添了甜美滋味，更成为大同工业史上的一抹亮色。

艰辛拼搏的建厂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善人民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对食糖的需求，繁荣地方经济，政府有关部门从1954年起在雁北地区试种甜菜，取得成功，食品工业部决定，在雁北地区由山西省地方投资建设全省第一座日处理千吨甜菜的糖厂。1957年，山西省地方国营糖厂筹备处成立，由雁北行署领导。同年，国家计委批准厂址设在大同市西郊十里河东岸，设计规模为制糖车间日处理甜菜1000吨、酒精车间日生产食用酒精10吨。1958年5月，在轻工业部的帮助下，糖厂建设项目破土动工，并派出职工赴东北地区制糖企业进行培训。1959年12月，该厂定名为山西省地方国营大同糖厂，划归大同市领导。经过建设者们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战，1960年3月制糖车间砂糖生产线试机成功，生产出第一批白砂糖，从而结束了山西省不产糖的历史，成为山西省食品工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从1960年8月起，该厂先后由晋北专区和雁北行署轻工业局管理。

该厂在建厂过程中，为了节省资金，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从设计、施工到设备制造均由国内自主完成，边设计、边出图、边制造设备、边安装调试，水、电、汽基础能源依托隔岸大同热电厂等企业协同供给，充分体现了勤俭建厂的精神。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绵糖生产线和酒精车间也完成试机，至此总投资为1183万元，固定资产原值为1035万元，投资成本低于国内同规模制糖企业。

建厂之后的曲折发展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甜菜减产，1960年该厂初次试机仅生产15天，产糖80.7吨；1961年，仅收购甜菜902吨，生产20天。1962年，在甜菜糖生产淡季，该厂积极广开生产门路，到1963年底不仅保住了生产，而且上缴国家利税15万元。

1964年，全国经济形势出现了全面好转，该厂甜菜原料得以保证，全年产糖3228.95吨，工业总产值达222.6万元。1965年，经过全体农技人员的努力，以日本“本育401”作母本，培育出适合我省土壤、气候及地理特征的甜菜优良品种“晋甜一号”并推广种植，该厂收购甜菜7.56万吨，菜丝平均含糖高达18.5%，同时试验运用二砂糖作种煮一砂糖的煮糖法又获成功，当年糖产量突破万吨大关，达11207.4吨，工业总产值达1010.1万元，分别比上年大幅度增长。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先后培育出“晋甜二号”“晋甜三号”甜菜新品种，但甜菜单产和总产没有大的提高，该厂收购量也处于徘徊状态，最低的年份仅收购2.5万吨，不够一个月的生产需求。这一时期，该厂糖产量和产值多数年份低于1965年的水平。1975年，该厂隶属山西省轻工业厅管理，正式更名为大同糖厂。

技术进步促企业腾飞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植甜菜的积极性，大同糖厂原料供应迎来了根本性好转。1981年，大同糖厂糖产量猛增至13814.3吨，工业总产值攀升至2863.9万元。“六五”“七五”期间，经过先后总投资1100万元、1430万元的大规模技术改造，该厂日处理甜菜能力从1000吨提升至1500吨、1800吨，增加了制糖连浸器、糖汁过滤自动板框离心机等新设备、新工艺，生产技术水平达国内先进水平，部分生产技术达国际先进水平。该厂发挥自身优势，

与新加坡联合工业(集团)公司兴办了合资企业，把甜菜废渣加工成颗粒粕，日生产能力由60吨增至160吨，全部出口日本和新加坡，1988年获轻工业部出口创汇“金龙腾飞奖”。1989年，该厂实现利润达1200万元。1990年，该厂占地面积58.7万平方米，其中生产使用面积13万平方米，固定资产原值5062万元，拥有铁路专用线4.5公里，设备1488台(套)，职工1495人，专业技术人员272人，日加工甜菜达1800吨，日产颗粒粕80吨、酒精18吨。“跃进”牌绵白糖和“榴花”牌白砂糖从1986年起连续被评为部优产品，“跃进”牌绵白糖获1990年首届全国轻工工业博览会银奖，并成为同年第十一届亚运会指定专售产品。该厂从1984/1985榨季起，连续多个榨季在全国大型甜菜糖厂厂际竞赛中夺冠，先后获国家经委“‘六五’技改金优奖”和轻工业部“‘七五’技改金龙腾飞奖”，1990年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

“八五”期间，该厂再投资3000万元，日处理甜菜能力由1800吨增至3000吨。1993年，该厂产值达2.3亿元，创利税3350万元，居全国496家制糖企业榜首，被评为山西省“最佳经济效益企业”，被中国轻工总会树为样板厂。1991—1994年，该厂累计创工业总产值7.13亿元，销售收入6.6亿元，实现利税6784万元，创汇778万美元，人均劳效40.48万元；“跃进”牌绵白糖获1993年全国菜篮子工程展示会金奖、全国农业博览会银奖，1994年全国食品博览会金奖。1994年，该厂跨入全国500强企业行列，在全国最大食品加工企业中名列第17位。1995年，该厂加工原糖达15万吨，雄踞我国北方甜菜制糖企业龙头地位。时任厂长张博华连获全国食品工业优秀企业家、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全国劳动模范殊荣。

1995年3月，该厂新建日产100吨精制糖项目开工，同年10月竣工，1996年2月试机成功，产品质量达到EEC(欧洲经济共同体)标准，填补了我国产品的一项空白。

时代变迁中的艰难转型

1998年，大同糖厂顺应国企改革的大潮，改制为大同糖业集团有限公司。由于甜菜种子退化、产量低、含糖少，制糖原料无法保证，加之全球制糖产能过剩，“大糖”虽然上马了精制幼砂糖和低聚果糖生产线，但这两个小项目无法拖动“大糖”这条“大船”。2000年，国家四部委联合下发制糖产业结构调整、部分企业破产关闭的通知。2002年6月“大糖”进入破产程序，2003年3月破产终结，结束了多年生产经营的历史。

2006年，广东东莞市东糖集团有限公司出资4000万元，收购原大糖公司经营性质资产，设立山西大同东糖糖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后来受国际糖价下跌、亏损严重等多种因素困扰而停产，但至2013年，8年共收购甜菜103.86万吨，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79047.3万元，上缴各项税款3065.87万元，在大同地方工业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足迹。

日月如梭，世事沧桑。虽然“大糖”机器轰鸣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已成过往，那块承载着辉煌的厂牌也已尘封，但生产经营、技术创新的累累硕果并未被时光消磨，大糖人以艰苦奋斗、锐意进取的实干精神投身“甜蜜的事业”的工业荣光，永远镌刻在大同工业发展的历史长卷中!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pcsy22@163.com)



大同工业·那些难忘的人和事

大家叫我“侯要文”

侯建忠

熟识我的人，总爱唤我几个别样的称呼：沾着姓氏的“侯爷”，听着虽有几分飘飘然，却实不敢当，非王非侯，终究名不副实；亲切又带些调侃的“侯(猴)哥”，倒能瞬间拉近距离，让彼此之间少了生分；而“侯要文”这个称呼，最是贴合我心，熟悉的人都觉得此话不谬，我也坦然受之。这个称呼既与一位相声名家的名字谐音，更契合了我三十余年基层文艺编辑的职业本色。

我与文字的牵绊，皆因一份《左云文艺》基层内刊而起。多年来我参与编辑130余期，其中主编80期。身为编辑，日常里向作者约稿、索稿是常态，也正是这份“催稿”的坚持，竟催生出上百位业余作家，也让我有感而发写下《作家是催出来的》一文，登在刊物卷首，引来不少人的共鸣。在我看来，基层的文学爱好者，就像破土的新芽，缺的不是对文字的爱，而是一个展示的平台、一点前行的鼓励，而我们的刊物，就是为这些新芽提供成长土壤的苗圃。

三十余年间，我见过太多因文字而改变生活的人，他们的故事，也成了左云文学发展历程中最温暖的印记。初中毕业的农村女子刘女士，二十八岁才拿起笔初学写作，从短篇到中长篇，一路摸索，我对她的作品精心编发，二十载相伴，终见她跻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之列，让乡村的生活百态化作笔下华章；教师冀女士，在一次演讲比赛中摘得桂冠，我作为评委，一眼看中她的文字功底，将这篇演讲稿刊发在我主编的刊物上，成为她写作路上的处女作。自此，她笔耕不辍，十年之后，也如愿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在讲台之外，又多了一方文学天地。

离休老干部郭先生的故事，更是左云文坛的一段佳话。七十岁前的他长居市里，虽无大病，却小疾不断，常年与药相伴。一次回县里，偶然看到我们编印的文艺期刊，便萌生了写作的念头，试着写下一篇短文投来。我们为他精心修改并刊发，这小小的认可，竟让他重拾信心。为了方便与文友交流，他索性从市里搬回县城，我们又为他量身定制了二十年写作规划：力争九十岁时发表九十篇文章，出版个人作品集，加入省作家协会。此后每期刊物编稿前，我都会向郭先生约稿，而文字也仿佛有治愈的力量，自他爱上写作，竟少了病痛，再不用常跑医院。二十年后，约定如期实现，郭先生九十大寿之日，特意邀请我们几位编辑与他的家人同庆，双喜临门，贺寿亦贺他加入省作协。我们送上县里书法家题写的祝寿联“三晋新作家，九十老寿星”，笔墨之间，皆是对一位老文友的敬意，也让这段因文结缘的故事，在左云久久流传。

我的一位老领导、文联老主席彭先生，退休前是美术专业，也是县里最早的省美协会员，曾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因长期从事文艺工作，又偶有文学作品问世，他被吸收为省作协会员，却总觉得受之有愧。退休后，他向我坦言想专心写文章，我便与他约定，每期刊物为他编发一篇作品。笔墨耕耘，终有回响，他的文字真挚动人，渐渐赢得了读者的喜爱，也让他文学领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

这份对文字的热忱，从不分地域。河北唐山的老干部杨永贤女士，退休后开始写作，其发表的一篇小说

让我眼前一亮，便为她写下一篇短评刊发。十年后，已是中国作协会员的她辗转联系我，说想向我学习写寓言。起初我以为她只是随口一说，几番通话后，被她的执着打动，开始为她的寓言习作指点方向，并推荐至各地报刊。八十大寿那年，杨女士的寓言作品集顺利出版，还邀我为她作序，我也由衷为她高兴。

从农村妇女到人民教师，从离休干部到外地文友，他们因文字相聚，因刊物成长，而这，正是我们基层文艺工作者最大的心愿。为了让更多左云本土作者有处落笔，我们确立了以编发本县作者习作为主的办刊方针，将原本不定期的文艺期刊改为固定双月刊，页码从64页扩充至152页，让小小的刊物，容得下更多人的文学梦想。除了编辑期刊，我还参与创办了全省坚持时间最长的县级文艺报《左云文艺报》。

多年的摸索中，我们逐步总结出培养作者成才的“四个一”模式：先在《左云文艺》发表一篇文章，点燃初学写作投稿者的创作热情；再有潜力的作者编发一期《左云文艺报》个人作品专号，搭建展示平台；在此基础上，帮助他们出版贴合自身写作优势的作品集，沉淀创作成果；作品集一经出版，第一时间协助申请加入省作家协会，圆他们的作家梦。煤矿工人李先生的经历，便是这一模式的最好印证。他从农村走出，年轻时曾发表短文，却因生计搁置作家梦，退休回乡后，才重新拿起笔。我们为他接连编发了两期文艺报，刊发两万余字作品，又根据他熟悉农村生活的优势，鼓励他在三个月内完成十万字的作品。没想到，他仅用四十天便提前完稿，作品集《黑土口纪事》很快出版，他也顺利加入了省作家协会，让深埋心底的文学梦，终得花开。

文学的传承，更在少年。我始终坚信，文字的火种，要早早播撒在孩子心中，于是牵头主编出版了两册《左云少年》作文选，每册精选10位学生的习作，每人万字篇幅，让孩子们的文字被看见、被认可。这小小的作文选，不仅极大鼓舞了入选学生的创作热情，更开启了左云中小学生在全国征文活动中频频获奖的闸门，让左云的文学薪火，代代相传。

多年的编辑生涯，我始终扎根基层，接触着最底层的文学爱好者，看着他们从提笔怯阵到笔耕不辍，从文坛新人到作协会员，心中满是欣慰。经我参与推荐的作者，加入省、市、县各级作家协会的超过百人，其中省级以上会员达40余人，左云也成为山西按人口比例计算作家最多的省份，被文学界誉为“左云文学现象”。而这份成绩，从不是一人之功，而是众人拾柴的接力。在历任文联同仁、编辑的共同努力下，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昔日被视作“文化沙漠”的左云，如今已是闻名塞上的人口小县、文化强县、作家大县、艺术名县。

我本平凡，只因与文结缘，便让平凡的日子，浸满墨香。如今，“侯要文”这个称呼，早已在文友间传开，它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号，更是我一生与文相伴的见证。三十多年来，看着越来越多的，因文字遇见更好的自己，看着家乡左云的文风日益浓厚，便觉所有的付出，皆有意义。2020年，我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名会员，倍感荣幸。

黄花颂

郭继生

云州沃野绽芬芳，
忘忧开出致富花。

暑夏时节忙采撷，
金针灿灿入万家！

荷之美

满鑫

荷叶铺满了半亩方塘
舒展温润绿意
露珠在叶心轻轻滚动
承接天光云影

一朵白荷开了
开得小心翼翼
像在试探这个世界的温度
蜻蜓飞来又飞走

只在花瓣上留下一道
若有若无的影子

洁净不必远离淤泥
盛开不必声势浩大
有些美
就在安静里完成自己
既不被打扰
也不被谁打扰

念奴娇·雁门关怀古

姜克昭

雄关万里，问英雄，铁马嘶风何处？
汉塞胡笳，吹落雪，月送征鸿飞度。
危塔流云，霜戈横影，绝谷闻鼙鼓。
桑干萦绕，几番风浪如诉。

结首凭栏眺情，望关山耸秀，一林燕语。
紫塞浮烟，原野间，满目葱茏禾黍。
故垒重游，漫嗟兴废事，觅词倾吐。
惟余边服，年年去来云翥。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 dtyungang@126.com